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 焦裕禄

何香久——著



学习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 焦裕禄

何香久——著



学习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焦裕禄 / 何香久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2019  
(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02-015478-4

I. ①焦…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57874 号

责任编辑 孔令燕 于文舸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06 千字

开 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39.75 插页 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478-4

定 价 9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 何香久

(1955— )

当代作家，河北沧州人。长篇小说《焦裕禄》获中宣部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

## 出版说明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文学发展水平,深入揭示新中国70年来的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激励人们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为将该丛书打造成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丛书,我们成立了丛书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均为密切关注和深刻了解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动态的资深评论家。委员会从历史评价、专家意见和读者喜好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众多优秀长篇小说进行综合评定,从中选出70部描写我国人民生活图景、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大多为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重大国家级奖项的长篇小说,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代表了中国文坛70年间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最高成就。

我们致力于“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的使命任务,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同时,倡导精品阅读,引领和推动未来的中国文学原创出版。

#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 评审专家委员会名单

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李敬泽

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帆	白桦	朱向前	吴义勤	何向阳
应红	张柠	张清华	陆文虎	陈思和
孟繁华	胡平	南帆	贺绍俊	梁鸿鹰
董保生	董俊山	谢有顺	臧永清	潘凯雄

项目统筹：吴保平 宋强

## 目 录

第 一 章	崮山的天黑了	1
第 二 章	在炼狱的火里	14
第 三 章	到了大山坑	28
第 四 章	生死劫	44
第 五 章	地火喷涌	57
第 六 章	家在风雨飘摇中	71
第 七 章	拿起了枪	86
第 八 章	开花的石头与空城计	96
第 九 章	淮河大队	115
第 十 章	野火燎原	122
第十一章	铁砧子命	134
第十二章	在另一个战场上	144
第十三章	对决	157
第十四章	软山芋砸铁头	169
第十五章	让他自己挖井自己跳	182
第十六章	大营晴了天	188
第十七章	同心结	202
第十八章	血液的沸点总是很低	212
第十九章	从“摇篮”到“熔炉”	225
第二十章	心里打了个结	245



第二十一章	重回尉氏	261
第二十二章	兰考啊	280
第二十三章	是什么在锯着灵魂	301
第二十四章	把心挂在胸膛外面	323
第二十五章	掂掂“三害”的分量	349
第二十六章	办公室在最大的沙丘上	370
第二十七章	在新鲜的绿意在	386
第二十八章	切肤之痛	400
第二十九章	心的感召	415
第三十章	大风扑不灭的灯盏	428
第三十一章	千千心结	443
第三十二章	大水中	458
第三十三章	我能给你们什么	479
第三十四章	不一样的沉重	496
第三十五章	来了两个“还愿”的	521
第三十六章	苗圃里	533
第三十七章	心里的光亮	560
第三十八章	温暖	572
第三十九章	难以言说的情愫	585
第四十章	生命绚烂的霞彩	598
第四十一章	大地之子	618

## 第一章 崮山的天黑了

### 1

日本人来了，崮山的天一下子黑了。

日本人是民国二十六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占领的博山县。五百多个鬼子，在联队长菊池永雄的率领下开进“四十亩地”。闪亮的钢盔，闪亮的三八大盖，枪刺上挑着太阳旗，旗子上的那个太阳真像刚烤过的一贴膏药。

博山真是个好地方呀，可惜让这帮子畜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这个地处鲁北腹地的县份，有山有水。山有鲁山、原山、鹿角山、岳阳山，水有淄河、孝妇河、青阳河、牛角河，虽然算不上是名山大川，却一样风景秀美。山脉西连泰岱，群峰逶迤。最美的是岳阳山，有九十九座山峰，主峰就在崮山北。在崮山上的望月台上看日出，比在泰山极顶观日还要惬意。

五百多个鬼子分成两个中队和宪兵队、守备队，分散在源泉二郎山、北博山、西石马、下庄等二十五个据点上。他们还网罗土匪和国民党军队组建了伪军警备大队，北崮山是交通要枢，所以也是鬼子和伪军重点把守的地方。

民国三十年，老天不睁眼。

一开春就是卡脖大旱，麦子稀得像兔子毛，一季连种粮也没收回来。秋庄稼正灌浆时，又连着四十多天没掉一滴雨点，地上裂了

尺把深的口子，秋庄稼全枯了，蔫蔫的在毒日头下枯黄着，仿佛落上一个火星就能烧起来。

天一早，蝗虫起来了。

那些蚂蚁般的小蛹子，仿佛是让燥热的风吹着，一夜间长成了翅膀坚韧、大腿雄壮的绿头蚂蚱。它们飞起来遮蔽了白亮亮的日头，天空中犹如笼罩着一层层乌云。十万亿翅膀的振动响如雷鸣，轰轰隆隆地滚过树梢、屋顶。它们降落到地上，抱住半枯的庄稼种子大嚼，不消一时三刻，大片的山地便消失了所有的绿色。

吃完了一片，它们又潮水般涌向另一片。遇上河渠，它们抱成一个大球，滚动着，从河面上漂到对岸。一上岸，一只只蝗虫巨球轰然炸开，又成了一片片涌动的虫浪，席卷大地。它们一边大快朵颐，拼命地吞噬，一边疯狂地排泄，被剃过一样的土地里立刻就铺满了一层绿色的蚂蚱粪，在暑气的蒸腾中散发着让人作呕的腥臭。

它们无往不胜，无坚不摧。吃光了地里的庄稼和青草，又扑向村子，把一家家草屋的屋檐都啃得光秃秃的。

这一季粮食又白瞎了。

大旱、灾荒、蚂蚱、鬼子兵！

老人们叹息着：老天爷要绝这一方人呀！

## 2

鬼子一来，北崮山村焦家的油坊生意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这个油坊从主人焦念礼的爷爷辈传下来，已经传了三代。

三代人惨淡经营，油坊的规模也没能扩大多少，照旧只有两盘大青石碾砢子。这两盘碾砢都是上好的青石，长年累月碾轧那些榨油的植物种子，它们通身油光闪闪，仿佛油已经浸透了石头，好

似两大坨温润光洁的青玉。

油坊传到焦念礼手上，多了一头大青骡子。如今，这头骡子已经和它的主人一样衰老了。

它步履维艰地拉着大青石碾子，头深深地低下去，嘴里“呼哧呼哧”吐着粗气。它的肚皮软塌塌地垂着，支撑肚腹的肋骨一根根清晰可辨，脊梁骨刀削一般高耸，它实在是太瘦弱了，瘦弱得仿佛一根麦草就能压倒它。钉了掌的蹄子在碾道上“叮叮当当”敲打着，不时发出一声尖厉的“吱吱”声，那是它走不稳时几乎滑倒的声音。

那个声音让一个少年无比揪心。

少年是油坊主人焦念礼的孙子焦裕禄。如果没有这场变故，他将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油坊的第五代继承人。

焦裕禄十六岁了。十六岁的少年长成了一副人高马大的骨架，个头比他爹焦方田还要高，而且英俊。他的脸庞有些瘦削，嘴边长出了细细的绒毛，眼神里带着悲悯与忧郁。

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无论如何不应该有那样的眼神。

瘦弱的老骡子疲惫地拉着巨大的青石大碾砣子，在环形碾道上转着圈子。

它实在太老又实在太弱了，走得磕磕绊绊。它眼睛上戴着破布做的“捂眼”，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碾棍发出“吱吱呀呀”不堪重负的声音。

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心疼地抱起碾棍，帮老骡拉碾。

焦裕禄夺过父亲怀里的碾棍。他用力推着，想让老骡子省些力气。他看父亲用铁铲刮碾道，弄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就问父亲：“爹，你干啥哩？”爹只是“嗯”了两声。

这老骡子有通人的灵性，凭着长年累月拉碾子的经验，听见这

声音,它知道活儿快干完了,正在扫碾盘,来了精神,步子也快了許多。

焦裕禄说:“爹,别这样了。”他给老骡子把捂眼摘了下来。老骡子回头瞅了一眼碾盘。焦裕禄看见,有两大滴浊泪挂在它的眼角上。

爹长叹一声。这时,那头老骡子一个前失,两条前腿齐齐跪地,跌倒在碾道上。祖孙三人大惊,焦念礼忙找来扁担、绳子,招呼着儿子、孙子抬骡子。费了半天劲,也没把骡子抬起来。又喊来邻家两个后生帮忙,才算把骡子抬出了碾房。

那个晚上,焦家人谁也没睡。爷爷坐在大青骡子旁边,一双手不停地在大青骡子的脖子上抚摸着。他感觉到大青骡子身体的温度在一点点退下去。它的毛湿湿的,是那种黏稠的、冰冷的湿润,不知是汗水还是露水。爹坐在板凳上抽闷烟,暗夜里只看见一豆亮亮的红火头闪烁。这是个连叹息也少有的男人,虽然四十岁刚出头,却腰弯背驼,脸上刀刻般布满了岁月的吃水线。焦裕禄发现,这两年,爹的话是越来越少了,走在街上,人家和他打招呼,他只是“嗯”一声,点个头。在家里,娘唠叨半晌,爹最多只是含混不清地“嗯”两声。焦裕禄知道,爹虽然话少,可心里却明明白白。他是让越来越重的苦难压得喘不过气来了,那一种因重压而产生的忧虑、绝望的情绪,让本来性格懦弱的他真正变成了一个闷葫芦。

娘和嫂子在煮米汤。半锅清水,煮着小半碗黄米。柴火有点湿,火苗很弱。娘趴在灶口不停地用蒲扇扇着风,黄烟从灶口一股股涌出来,呛得娘直咳嗽。跟爹的性格完全相反,娘是一个快言快语的人。平日,这个家里似乎就只有她的声音。

嫂子默默地用马勺搅着那锅稀稀的黄米汤。要不是脸上的菜色,她应该是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哥哥焦裕生前年外出谋生,两年多时间音信杳然,嫂子也渐渐沉默寡言了。熬好的米汤盛在一只

瓦盆里，端到老骡子嘴边。也许是闻到了米汤的香气，它的头抬了一下，眼也睁开了。它的前腿甚至悬空蹬了两下。可是当焦念礼把一勺米汤喂到它嘴边，它却一下子把头垂下去，眼睛闭上了。

老骡子死了。焦家人哭成一团。焦裕禄三岁的小侄子守忠醒了，他的哭声尖厉而恹惶。爹大喊了一声：“老天爷，你杀我呀！”

天刚亮，一个名叫焦绍中的本家进了院子。

焦念礼带着一家人去山下埋那头骡子，院子里只有焦方田一人。焦绍中凉鞋净袜，他是北崮山村的富户，也是焦姓家族里一个头面人物。他长相斯文，满脸忠厚之相。他迈着四方步踱进焦方田家小院时，把焦方田吓了一跳。焦方田只“嗯”了一声。焦绍中看了一眼焦方田，慢条斯理地问：“方田啊，那十块大洋，你是不是该还了？”这话，他说了不知多少遍了。在路上相遇，在地头碰见，他总是笑眯眯地这样问。焦方田却在那张慈祥的笑脸上感觉到了刺骨的寒意。最初，焦方田借焦绍中大洋的数目只是两三块钱。他借钱是为油坊购买黄豆和蓖麻子，这笔债像滚雪球一样，几年间就滚到了十块光洋，而且还在像“蝗虫蛋”一样，越滚越大。

焦方田深知焦绍中的为人。他看上去宽厚儒雅，慈眉善目，却是个肚子里长牙的角色，向来说一不二。他对你开口微笑的时候，那张血盆大口，却要把你囫囵吞进肚里。焦方田嗫嚅地乞求着：“再宽限两天吧。骡子又死了，油坊是开不下去了……”焦绍中仍然笑着：“我也有难处哩。你还是上上心吧。再还不上，你就得想想别的办法了。”

他踱着方步走出了院子。

“别的办法”是啥办法，焦方田几乎不用想就猜出了焦绍中的用心，他是看中了焦方田家的那两亩山地。焦方田的心像被蜂子猛地蜇了一下，立刻揪紧了。

群山逶迤，岚雾中一片鸡鸣犬吠之声。

山脚下的北崮山村，甩出一条麻石小径。村口大路边设着岗亭，岗亭上插着日本太阳旗，一侧的土墙上写着标语：“中日亲善，建设王道乐土。”

一个十六七岁的日本小兵在站岗，他背着三八大盖，身边是一条大狼狗。进出的村民都要向他鞠躬。日本小兵十分傲慢。他鼻孔朝天，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行礼的人，如果他觉得哪个人行礼的动作不够恭敬，抡起枪托就打。日本小丘八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上，有着与他的年龄十分不相称的狰狞。如果不是战争，这个年龄的孩子，也许会在故乡的山林河边捕鱼，在课堂里无所忧虑地读书，可是现在他却作为战争机器上的一个小部件，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疯长自己的恶行。

狼狗有小牛犊一样大小，一条鲜红的舌头伸出来，舌头上挂着长长的涎水。这个畜生凶狠地冲着人们低声吠叫着。那低吠仿佛是从獠牙间挤出来的，让人不寒而栗。

焦裕禄肩上搭着绳子，腰里别着柴刀走过岗哨，他没有给日本小兵鞠躬。

日本小兵怔了一下，他甚至有几分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同他年纪相仿的中国少年。

他清瘦的身材，虽然穿着补丁衣裳，却干干净净，留着学生头，似不类农家子弟。他的眼神是坚定的，那坚定的目光里有轻蔑和仇恨。

日本小兵“哇啦哇啦”叫着，拉住焦裕禄。

焦裕禄问：“你干什么？”

日本小兵比比画画,说着日本话。

焦裕禄指指远处的崮山:“我要到山上去,砍柴。”

日本小兵“哇啦哇啦”叫着要按他的头。可他个子太矮了,手只够到焦裕禄的肩膀。

焦裕禄拨开日本小兵的手。“八嘎!”日本小兵气急地用脚踢焦裕禄。焦裕禄推开日本小兵。日本小兵叫着又举起枪刺。

这时,一位已经走过岗哨的穿长衫的人折回来,对日本小兵用日语喊了一声。日本小兵惊异地收起枪,看着那个穿长衫的中国人。日本小兵用日语问了句话。穿长衫的人用日语回答:“博山县第五区南崮山高等小学的老师。”日本小兵悻悻地挥挥手,让他们过去了。

焦裕禄认出来了,穿长衫的人是他的小学老师张慕陶先生。他深深鞠了一躬:“张老师!您啥时回来了?”

博山县第五区南崮山小学是方圆很著名的学校,北崮山和南崮山两个村子相隔不远,北崮山没有学校,北崮山的孩子就到南崮山小学去读书。张慕陶老师是这所学校的语文老师,他很喜欢焦裕禄,连“焦裕禄”这个学名也是张老师给起的。张老师的学问很好,还精通各种乐器。焦裕禄读三年级时,学校组织了个“雅乐队”,器乐教练就是张老师。焦裕禄在“雅乐队”里学会了二胡和小号。焦裕禄最崇拜的人就是张老师,张老师不光是课讲得好,听说还在日本留过学。焦裕禄读到四年级就辍学了,他后来听说张老师也离开了学校。

张老师说:“今年开学我就回了南崮山,还打听你呢。焦裕禄同学,几年没见你了,听说你下学后帮你爹打理你家的油坊了?”焦裕禄说:“我家油坊快要开不下去了,欠了人家很多债,我爹天天愁得要死要活的。我哥走了几年没音信,赶上这乱世道……先生您怎么样?”



张老师说：“三年前我就到博山城里去了。日本人要在学校里开日语课，我不想教日语，就辞了职。上个月又把我请回来，还当南崮山高小的老师。今天我有事进趟城。焦裕禄同学，你有空到学校里来吧。”

焦裕禄又给张先生鞠了个躬：“谢谢张老师。”

他们分手了。焦裕禄走出好远，还看见张先生站在那里的身影。

#### 4

深秋的崮山在焦裕禄眼里铺展着一幅美丽的画卷。

山上元宝枫的叶子一片金红，黄栌的叶子一片金黄，红黄相间的是千头柏、鹿角桧的苍绿。南坡北坡的柿子树，一片一片红得鲜艳。酸枣更是随处可见，一嘟噜一串，紫气闪烁。

那一道从山上流下的泉水，细细的，千折百回地从望月台那边流过来，流到一个两三亩大小的潭里。如果不是大早年景，这道泉水是十分壮观的。这道泉水称为阡家泉。

焦裕禄砍柴累了，趴到泉边，捧着泉水喝了几口，清凉甘甜的泉水让他周身通泰。焦裕禄读四年级时，写过一篇《阡家泉的风景》，这篇作文受到了张老师的大力褒奖。那天，张老师带领他们班的学生游山，游到阡家泉的时候，张老师让同学们背诵那篇作文。同学们背诵完了，张老师说：“同学们，我们山东的山水，养育了孔子、孟子这两位圣哲，这山水充满了灵性啊！焦裕禄同学的这篇作文，不但写出了崮山景物的美丽，而且写出了他的抱负，那就是用我们的才能报效国家。有这样的抱负，我们的中国会有希望的……”

焦裕禄坐在泉边，他的眼前不断浮现着游山时的场景。山脚